

我有一個中國夢

溫偉耀

編者按：2005年9月13日，溫偉耀教授為本社主講題為「今日我有一個中國夢」季會，分享他關愛中國的心路歷程。《基督新報》記者整理了當日的內容，現轉載於此。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詩137篇1-4節）

溫偉耀博士說：「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知不覺，他負擔中國使命已有33年。回顧及整理之時，把自己的生命大概劃分為五個階段——呼召、尋索、失望、等候和重新投入使命。生命線裡有好長的一部份都處於被神陶造的階段，他感到造物主在他生命中的安排是充滿了奇妙、無法測透。



無根的「香港仔」

溫博士：「我的出生是典型『香港仔』，無論是家庭或教育，都無中國感情背景。」原來溫博士的父母十分西化：父親出身由西教士主理的嶺南大學，一向不講中文；家裡愛播放西方音樂。母親很時髦，30年代已在上海溜冰、自製雪糕，只愛看外國電影。他學結他、打「band」，他形容自己是「西式、典型的虛浮」。他就讀的培正中學強調科學，從沒想過讀文科，甚至以寫「白字」（錯別字）、難看的中文字「為榮」。後來入讀了中文大學物理系時，剛好是1970年代的「火紅年代」，學生運動的意識很強，「土製波蘿VS左派」的仇恨日子令溫博士想起中國就感到懼怕，更不用說有什麼研究中國的興趣。

呼召

到大二時，溫博士已信主兩、三年，他在一次夏令會裡把自己奉獻給神。他主動跑到神學院旁聽希臘文，並自修教會歷史、新約導論等，以作準備。但這時的他腦子裡從沒有任何國家情懷，亦從未想過為中國做什麼。直到有一次，他看到韓戰電影《上甘嶺》中，中國與北韓同一陣線與美國對陣，女主角見中國軍危險時唱了一首歌《我的中國》。當「偉大的中國」、「美麗的中國」的歌詞響起時，溫博士受到很大的感染；他腦袋中出現了中國的梯田的影象，他似乎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在辛勤耕田的樣子。想到中國的百姓一代死去、一代又來，他不知為什麼就哭了起來。

這是溫博士平生第一次為中國流淚，奠定了他以後對中國不解的一份情。

那是1971年，一個沒有人會想到為中國做什麼的時候。

等候

當時他算了一下：中國八億人沒機會信耶穌，假使神要用其中八萬基督徒，每一個人向一萬人傳福音的話，一定少不了他的份兒吧！就是這個想法，他決定向中國傳福音。

起初兩、三年，他參與了當時唯一的中國事工機構——遠東福音廣播電台——為「良友電台」唱詩。後來他在1973年大學畢業那年，與中文大學的朋友一起「入中國」。當時中國氣氛很緊張，到了深圳時，他笑說真的「心震」——第一眼見到的是解放軍兇惡地指著他們咕噥什麼。但他們一心想在國內傳福音。於是跑到公園幽靜角落，拉著過路人一起看聖經。每當見到人走過時就叫住他們，叫路過的人教他們唱革命歌，然後他們就給那些人唱詩歌。用這樣的辦法傳福音。這是溫博士第一次向中國同胞傳福音。

成為中國福音事工的先鋒者

1973年時中國起了變化，他看到報紙上寫著：「中國生意的門開了」，令他心一動，把剪報貼在教會裡，呼籲弟兄姊妹傳福音，要回應「中國福音的門」，卻招來牧師的警告。這時溫博士讀很多中國的消息，開始「中國祈禱小組」並決心要將中國的福音異象帶給全香港的人。他接觸了很多教會，74、75年間，教會開始見到福音需要，由於他是中國福音的倡議者，於是他也自然地成了教會講座的座上客。

中國夢的關鍵時刻

當時他萌起以基督徒科學家身份入中國的念頭。這是他當年的中國夢，所以努力研讀，終考進了中文大學物理學研究院；75年拿了碩士學位，得到美國幾所大學收他做博士生。在這關鍵時刻，似乎他入中國的夢越來越近。但這時他忽然產生一個憂慮：他發覺自己不斷的參與中國福音工作的同時，他在香港教會可說是打響了名

堂。那麼難道中國政府不知道嗎？想想，才發覺進入中國的路就等於斷絕了，怎麼辦呢？

如果不能進中國的話，博士學位於他又有什麼用呢？

在最困惑的時候，他參加了一個國際基督教會議。一個資深的中國傳教士艾德理牧師（Rev. David Adeny）令他茅塞頓開：「我相信中國的宣教將會是非常龐大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職責，有人做前線，有人做後方。假如神不想你做前線的話，你就在後方訓練人進中國吧！」滿有英雄主義的溫博士雖然大感挫敗，但他最後終於咬緊牙齦，在家人的反對下入讀了中國神學院，預備自己在後方訓練神工人。

尋索

這時他進入了尋索階段，一面讀神學，一面預備自己。

78年畢業後，他進入了趙天恩牧師創立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與一位來自中國姓李的同工一同研究中國教會的發展。80年，溫博士到英國牛津大學讀博士，出發前他決定去中國一次。

那時去中國已比較容易。那段旅程令溫博士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到了內蒙古，住在蒙古包，那裡有很大的草原；到達內蒙古的第二天，他一大早醒過來，往包外草地漱口時，忽然見到草原邊太陽冉冉升起。他望著太陽時心裡有一股衝動，他心想：「這就是中國！」他朝著太陽的方向走呀走，兩旁的草比人頭還高。他走到筋疲力竭時，田野無人，不自覺地跪下來，大聲哭著為中國祈禱。「神啊！求祢救這個國家，這國家的人需要你！」

這次的經驗像是為溫博士的使命蓋了印，令他與太太都對中國產生了更大的負擔感。

失望

80年代在四個現代化的旗幟下，中國的官方教會也恢復了活動，溫博士認為是極重要的時刻，於是更努力預備自己訓練中國福音工作的工人。

1983年，正是溫博士畢業前一年，他到了德國做研究。一天，他突然收到一封沒署名的信，裡面有一張香港剪報：他在「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李姓同工在廣州已因間諜罪名被處決了。他看了後整個人呆住，忽然明白到中國福音工作也同樣是性命的賭注。這事纏繞他兩天，最後他的信心未有被動搖；他清楚自己與神有約，決定把性命擺上。

不料回到英國後，卻給他致命的打擊。一天晚上，一位外國基督徒朋友告訴他，從中國教會來的代表團將到訪牛津大學，每一位中國基督徒學生都收到了邀請信。溫博士知道後，十分興奮，但隨後卻發現唯獨他一人沒有獲邀。他徹夜未眠，仿佛撒旦在控訴他：「你看自己，70年代就嚷著到中國傳道，繞了一大圈子，到頭來，中國教會到了你的門口（牛津大學）也要唾棄你。你的熱心全是自作多情！」這個聲音令他快要崩潰了，令他頓時失去了所有方向。他回到香港後，心中想：就當自己做了一場夢吧！把福音傳到中國的夢幻滅了，生命卻遇上了很多令人沮喪的際遇：女兒嚴重弱智，太太患上癌症，每天在醫院、在痛苦中掙扎。

「從1984年至90年我離開香港，我沒有在任何一次有關中國福音的公開場合出現過，因為我的心已死。」溫博士這樣形容。他就是對中國福音帶著死了一樣的心情，每天在神學院教授神學……

1989年5月，北京天安門旗海處處，民運呼聲響徹神州大地。溫偉耀博士已死的中國心再次騷動起來：中國不單需要民主，更需要福音！但那時他為了智障的女兒申請移民加拿大，早在89年1月已批准，剛好在暑假準備好出發。

5月17日，搬運公司已來到，溫博士心中不斷掙扎，付想：「假如政局有變，或許中國會用得上我吧！我怎可能撇下中國而去呢！」過去感情創傷不能阻止他愛中國的心，就是在那不穩定的政局下，他壓抑下來的中國心又再蠢蠢欲動，所以他決定打電話給搬運公司，讓他們暫時停止搬走家中物。他想，或許自己要前往之地，不是加

拿大，而是北京。

「最後六四時開了槍，我心死了。」溫偉耀博士憶述。「這樣的中國沒有希望。」

失望之下，他決定要去加拿大。一天，他在旺角街頭靈光一閃。他忽想：「如果神要在中國福音事工上使用我的話，那我就去推動北美的華人福音事工吧！」他知道北美的華人基督徒之中臥虎藏龍，他想到要推動那裡的華人社區，為中國做一點事情，算是完成神對他的呼召。

不過，他很清楚自己（至少在地域上）是離開北京越來越遠了。

重新投入使用

到了加拿大，他千方百計的去推動華人事工：教神學、上電台、參與社區工作、組織「港加聯」、支持民主、推動過日本認錯的歷史維護會……為建立華人教會。他把心思都放在海外的中國華人身上，每月總有兩次到美國講道，推動有潛質的華人對中國負擔感。

92、93年，很多中國留學生去西方國家進修、研究，加拿大和美國一下子出現了許多中國人。93年，溫博士到一個美國東南部的聯合秋令會做主題講員，他赫然發現600多人的聚會裡，竟有2/3是從中國來的留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他見大部份都不是基督徒，於是臨時講了福音訊息，並作出信仰的呼召。

再也不能忘記中國

作出呼召後，眼前的圖畫教溫博士至今也忘不了。「呼召一發出，很多人群淚如泉湧，當中大多都是中國人，甚至一整個家庭堅定地走出來。看到這圖畫，有聲音在我裡面出來：看這些優秀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仍要怨恨？你不能丟下中國。」溫博士憶述。「我哭了，整個人在講台上崩潰了：神啊，即使中國不要我，我仍要中國，這些靈魂在你面前是多麼寶貴啊！他們對中國將會是何等大的影響！」

「那一天，我自己知道再也不能忘記中國了。」

但溫博士心想自己不能回中國，於是他把心一橫，對太太說：「我決定全心全意留在加拿大，推動福音工作。但我一定仍要把自己獻給中國。」

他自付自己的信息在中國社群裡頗受落，一方面因為他的信息裡理性感性、經歷邏輯俱備，很適合中國人；另一方面他手持兩個博士學位，在華人圈子裡認受性高，於是他毅然決定寫幾本著作，把自己所學所懂的寫出來，做護教的見證。那時，在太太經濟上的支持下，他把神學院任教科目減到最少，開始了寫書的生涯。

97年，他完成了《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一書，心想自己將會在加拿大渡下半生，寫書終老。那時他40多歲，正值香港七一回歸之時，加拿大多倫多 *Toronto Life* 雜誌選出了多市10個最具影響力的華人，他榜上有名，他更以為自己的路已是攏定了。

回港擔任教學工作

1998年，他的家庭裡有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小女兒得到加拿大的長期居留權，而大女兒則到美國讀書；二是他在香港的岳父突然患上急性肺癌，沒有人照顧。他反正在家寫作，移動較自由，於是他決定返香港，也正好為寫書找更多中文資料。

當他正為在香港居住的問題而煩惱時，也是神的安排，剛好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盧龍光牧師邀請他擔任「龐萬倫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教席。他想到是神為他預備的居住地方，最後他終於答應下來。

事奉中國知識份子

後來，他發現不少中國來中大的知識份子，專程到中大研究哲學、宗教、社會科學等科。為了事奉這些知識份子，溫博士開始構思一個「資源中心」（後來拓展為「當代基督教教學資源中心」。中國的大學裡，其中60多間大學已建立了宗教研究或宗教系，甚至有基督教課程。但是一般教授的人都不是基督徒，雖然他們有想教好的心，但苦無資料，他們弄出來的基督教教學十分勉強。

溫博士開始尋求如何通過他任教的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向他們提供一些幫助。他知道這些老師們很需要聖經和基督教信仰的教材和筆記，以助他們教學之用。於是「資源中心」開放予中國學者與教會，後來更設有基督教倫理學、基督教教義等科目，以暑期密集課程方式對中國學者提供協助。結果很多國內大學的宗教科老師到中大來接受正統而全面的基督教教學訓練。

宏觀的夢想：改變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印象

這些提供予國內學者的課程不僅對國內教授基督教的學者的幫助，更重要是能影響整個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的印象。溫博士所希望的是可以改變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印象：「國內一般人對基督教仍有錯誤的理解，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基督教是高尚有情操和高知識水平的宗教。」

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

2001年去江西探訪教會，他以教神學的人的身份重新踏進中國，安排在兩會的教會主日崇拜中講道。「我站在教會的講台時，忽然有很深的感觸：我在台上看到千多人在參加崇拜，心想自己是否在造夢。他本沒想過，當年就是以為讀神學不是入中國的路；但今天我卻正是因為讀神學，得以站在中國教會的講台上。」

等了30年，繞了幾個圈，本預備以基督徒科學家身份入中國，向身邊幾位同行作見證的溫博士，神卻要他今天向千多人直接的講道。神的計劃和安排，實在不可思議！

只要願意，神必使用

最後他結論是：只要願意，神會給你一條路。又正如艾德理牧師所說的：「中國的宣教將會是龐大的，不論做前線還是後方，只要願意，神也必會使用的。」